

探寻蒋捷“竹山”史迹

| 许荣德 文 |

一、涛声难掩竹山韵

“杏花烟雨江南”的一天，我随前往竺山湖隧道的滚滚车流，来到竺山湖。我一直非常好奇，我的乡贤，南宋著名词人蒋捷，这位“竹山先生”对竹和“竹山”为何始终念念不忘？

竺山湖因竺山而名。竺山，又称足山、竹山，位于周铁镇沙塘港村，与马山隔湖相望。

极目远眺“三万顷、玉无边”（蒋捷《唐多令·寿东轩》）的太湖，只见一片烟雾朦胧。湖边水浪拍岸，涛声哗哗。我沉浸在竹山先生那“愁吟未了烟林晓”的心境之中，情不自禁吟诵起“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

我的思绪仿佛瞬间穿越到700多年前，眼前浮现先生身着长袍，精神矍铄，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，在“风又飘飘，雨又萧萧”中过吴江、马山、竹山的情景。

蒋捷，字胜欲，号竹山。宋末元初阳羨（今江苏宜兴）人。南宋末进士、著名词人。著有《竹山词》一部，收入毛晋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、《疆村丛书》本等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称其词“练字精深，调音谐畅，为倚声家之架镗（jǔ yu ē）”。他被后人尊称为“竹山先生”。与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一起被誉为宋末“四大词家”。在宋代词坛上独标一格，被清代学者刘熙载誉为“长短句之长城”（艺概·词曲概），后人尊其为“阳羡词派”鼻祖。

他以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中的名句广为人知，被世人称为“樱桃进士”。据统计，蒋捷共计约有93首词存世。

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，是他的另一代表作。竹山先生借三个不同阶段听雨的情境和感受，概述了他的人生。着重点出自他壮年、暮年流亡的悲苦之情。“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”这悲欢离合，暗合着大宋的国运。

晚年他曾隐居竺山福善寺，设馆授徒，以塾师课童为业。传道授业中他诲人不倦，晚风冷雨中甘守清平。他为家乡儒风之炽和文学之盛育苗培土，厥功至伟。时光流逝，竹山遗韵依然婉约清新。

二、此恨难平竹寄情

蒋捷生平，《宋史》《元史》均不载。人们仅从他家乘、题跋及词作等零星资料，依稀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。

“生不逢时”，是对他一生最恰当的概括。“此恨难平君知否？似琼台，涌起弹棋局。消瘦影，嫌明烛。”

咸淳十年（1274）举进士第，本应春风得意马蹄疾。无奈，南宋朝廷正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。未待他入仕为官，德祐二年（1276）正月，元军闯入临安城。

他成了蒙元治下的孤蓬，一叶孤舟，浪迹吴越。他从故乡宜兴出发，到长兴和杭州。向南沿富春江到浙江龙游、松阳、金华等地。也曾到马山、无锡南方泉、吴江，盘桓于太湖和太湖之滨。宋亡后他一生都在漂泊隐居中度过。“影厮伴，东奔西走。望断乡关知何处……”

元朝曾两次请他入仕为官。但他深怀亡国之痛，义不仕元，其民族气节令人赞颂。



数百年来，人们称赞他是宋词最后的风骨，用一场“雨”剧透了大宋的兴亡，用一句“红了”“绿了”的不朽名句，唱出了宋词的婉约。

传统文化意象中，竹历来是高节凌云的象征。“竹山先生”择竹而居，爱竹、植竹，号竹山，著《竹山词》……爱竹之情，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。何以至此？

《竹山词》和《蒋氏家乘》等相关史料初见端倪。

他的词作中，有很多是表达落魄江湖和思乡之情的。《少年游·秋思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时光匆匆，从当年正值登科的快意少年，转眼成为落魄江湖的半老遗民。国破家亡二十年不堪回首。词作虽无一愁字，但他的愁绪却是如此清晰。人果然是不能在秋天回忆少年的——宋亡家没了，连竹也种不了。词人所能做的，唯“犹借竹为名”，作词吟咏。竹成了他心灵的寄托。亡国中他借竹明志，不仕新朝。

“竹山”，既是地名、隐居之地，也是人名（人称蒋竹山），更是他心灵深处的千古绝唱。

“竹山先生”寄情于竹，而慰藉“竹山先生”心灵的竹山有多处。

据《宜兴荆溪县新志》载：“竹山有二，皆宜兴境。一在太湖滨沙塘港口，一在古漏湖乡，亦名柯山，即今之柯山桥。”《咸淳毗陵志》也载：“柯山在县北三十里，有云阳侯蒋默墓。”

除宜兴周边域外，蒋捷栖居的“竹山”，还有无锡南泉竹山及武进前徐竹山。无锡太湖边南泉（旧称开化乡，今属雪浪街道）也有个竹山。清康熙王抱承编纂的《开化乡志》对蒋捷情有独钟，不但没有将他归入“流寓”或“隐逸”，反而把他归入“儒林”：“蒋捷本阳美人……家竹山。”而且，王唱和明邵宝咏竹山诗云：“胜欲先生首倡游，得名四百有余秋。会无修菴千竿映，剩有空明一片浮……”他将创游开化竹山之功归于蒋捷。

武进西乡前徐（今夏溪前雨庵一带），曾是蒋捷率三子举家来迁之地。那里是他外婆家和岳父家所在地。据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载，“蒋捷，字胜欲，世居阳羨，后占籍武进，遂为武进人……至正丙申（1356），家歼于兵，书皆不存。学者以先生家竹山，故咸称竹山先生云”。

据武进蠡河桥（今礼河桥）《蒋氏家乘》载：“由宜兴徙晋陵（今武进）前徐，是为吾邑蒋氏之始。”“宋竹山公讳捷居此。手植干竹，取虚心坚节之意，故称竹山先生。”《锡山蒋氏宗谱》也载：“公受业于陈肖梅（蒋重珍同窗）……尝于植干竹，取虚心坚节之意，后成竹山。”

前徐和南泉竹山，原本无竹，蒋捷“手植干竹”，竹林渐成后名之竹

山。蒋捷种竹，非仅美化环境，更有藉以砥砺节操之意。

域外的两处竹山，对蒋捷而言，终究是寓于他乡。困惑彷徨中思乡之情愈发浓烈，词章中以“故乡一望一心酸”等诉思乡离苦之情。

“竹山先生”几番迁徙，居无定所，与漏湖、太湖之滨竹山为伴。宜锡常的四处竹山，不仅残留着他的点点足迹，也留下《虞美人·听雨》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《梅花引·荆溪阻雪》等许多脍炙人口、流芳百世的佳作。

三、蒋门三径家声远

“竹山先生”终生羁绊的竹与竹山之情，缘于蒋氏血脉中“竹”密码的基因传承。它完全不同于一般文人雅士咏竹自娱那般闲情雅致。这份跨越千年的氏族传承，在香火绵延中镌刻着“慎终追远”的蒋氏印记。

宜兴最早记载的姓氏是蒋氏，人物是蒋默、蒋澄兄弟俩。其后阳羨蒋氏开枝散叶迁徙各地，成为江南蒋氏始祖和望族。

北宋名臣蒋之奇与苏轼为同年进士。琼林宴上的“鸡黍之约”，曾引苏轼“买田阳羨吾将老，从初只为溪山好”。

宜兴蒋氏代有贤人。蒋默、蒋澄两支均诞生过不少文人名士。默公支蒋子慎曾“一门六进士”，祖孙四代功名显赫。澄公支第八十一世孙蒋防，唐代诗人，历翰林学士，中书舍人，著有传奇《霍小玉传》。第九十五世孙蒋重珍为无锡首位状元（其祖父蒋迈从宜兴迁居无锡胡埭）。宋末出生的蒋捷为蒋之奇六世孙。

蒋氏血脉中，竹如同蒋氏图腾一般，千百年来流传着“三径竹”的典故。

史载，蒋氏一族中的蒋翊为兖州刺史。王莽篡汉时，隐于杜陵家中，托病免官，“门前竹下开三径，唯羊仲、求仲从之游。”“三径”“三径竹”后成典故，指归隐者居之所。时至今日，蒋氏宗祠或蒋氏大门两侧，常见这样的对联：“三径家声远，九侯世泽长。”

蒋默死后葬和桥云阳柯山桥。《咸淳毗陵志》载：“蒋云阳侯默墓在竹山……其裔孙涣撰墓碑，立于道旁。今山已划为平地，而小阜之上尚有竹林。其地庙祀蒋默，称为云阳古社。”可见，云阳柯山，宋代前就称竹山。南宋时，云阳柯山（竹山）已夷为平地，那仅存的小阜上尚有片竹林。

康熙年间蒋氏后裔阳羡词派词人蒋景祁为《荆溪词初集》撰写的序文中提及蒋捷：“竹山先生恬淡寡营，居漏湖之滨，日以吟咏自乐。”漏湖之滨即云阳竹山。宋时漏湖要比现在辽阔得多。苏东坡曾在漏湖边塘头

村（亦称淹头村）买田，其田就在今南新文化街仅百米远处。宋时却在漏湖边了。东坡买田塘头的逸事图文，如今绘画在南新文化街西首的墙上。

四、樱红蕉绿竹山青

吴越广袤，江湖河水网密布。蒋捷借舟浪迹水乡泽国。寻竹山而居，其情之灼灼，尤胜东坡先生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

在国人的潜意识里，入仕为官便为人上人，但他坚辞不就，过着“只把平生，闲吟闲咏，谱作棹歌声”的隐居生活。

他爱竹、植竹、居竹山，竹，是竹山先生的精神寄托，也是他生命的原动力。

他寄情于竹，几欲化身成竹——持竹自重，中空而节坚，自励虚心纳物；借竹为名，自号“竹山”——以竹自比，取竹之立身正直、山之沉稳；著《竹山词》，且把“竹山”词章留世间——如竹一般，凌霜傲雪而青青不改，迎风不乱，刚劲挺拔在人间。

竹山是他心中宁静的港湾，是他灵魂最后的归宿之地。晚年的他，只身来到周铁竺山，隐居福善寺。据称死后墓葬在竺山福善寺旁。以乡人的目光来看，周铁竺山与武进前徐，哪一个才是蒋捷卒后真正的墓地，哪一个才是衣冠冢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竹山先生能魂归故乡。

十多年前，山东大学青年学者刘冰莉，为找寻蒋捷史料，从山东赶赴宜兴，求助文史专家。辗转中又找到宜兴蒋氏后人的笔者岳父。她在田野考察中，寻访竺山福善寺，目睹保存着的一只据说是蒋捷当年储水用的“如意风缸”。

从元至清数百年间，墓地周围较为荒凉。蒋捷寄居的福善寺，也曾遭侵华日军轰炸，被夷为平地。但故乡的人们从未忘记这位“樱桃进士”和“竹山先生”。据《宜兴县教育志》载：清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当地士绅捐款，“在周铁桥北街外兴建书院。因周铁桥东有竺山，书院在竺山之西，故名竺西书院。书院中设宋进士蒋捷的神位，地方人士以时祭祀”。书院门厅内，他的塑像端庄肃穆，天井中樱桃微红、芭蕉常绿。

竺西书院曾聚集众多地方文化精英、学者名流，一时成为宜兴办学兴盛之地。沙彦樵、谢湘舟等都曾在这里读过书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书院改为竺西高等小学堂（今周铁小学前身）。

目前的福善寺和修葺一新的蒋捷墓园，穿越七百多年，与香客及慕名而来的膜拜者，相会在太湖之滨。不远处即是锡宜两地正大力推进的竺山湖大拈花湾——大有秋文旅项目。“大有秋”与灵山胜境、禅意小镇·拈花湾一脉相承，隔湖相望。“大有秋”三字既充满诗意，其名称的来历也颇有趣味。其出自同为宜兴蒋氏的唐代诗人蒋防，其诗作《秋稼如云》中的两句：“肆目如云处，三田大有秋。”寓意目所能及之处，皆是丰收的景象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竺山曾在采石的隆隆炮声中变成残山剩坡。半个世纪后，竺山重被修复而获新生。相信用不了太久，漫山遍野的修竹婀娜多姿，随风摇曳，必将重现昔日诗人所描绘的“竹绕山，山映竹，山色常青竹常绿”的竹山美景。